

粉粧樓

名著野史小說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可
以
翻
印

廿四年八月三版

新式標點

粉粧樓

洋裝一冊

定價大洋一元

銘	何	者	點	標
民	逸	者	閱	校
社	李	者	版	出
書	新	者	行	發
化	文			
路	海			
書	上			
社	新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新式標點各種舊小說

五虎平南	五虎平西	四遊記	平山冷燕	雙美奇緣	隨唐金傳	乾隆遊江南	英烈傳	紅樓圖夢	紅樓夢	蕩寇志	水滸	三國演義	列國演義	小紅袍	大紅袍	薛剛反唐	再生緣	三門街	施公案	濟公案	彭公案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一元	定價六角	定價六角	定價八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九角	定價八角	定價二元八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五角	定價九角	定價九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一元五角	定價四元四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六角

新式粉粧樓演義目錄

第一回	繫紅繩月下聯姻	折黃旗風前別友	一
第二回	柏文運西路爲官	羅公子北山射虎	四
第三回	粉金剛義識賽玄壇	錦上天巧遇祁子富	七
第四回	錦上天花前作伐	祁子富柳下辭婚	一〇
第五回	沈廷芳勸怒生謀	賽玄壇原情問話	一三
第六回	粉金剛打滿春圍	賽玄壇救祁子富	一七
第七回	錦上天二次生端	粉金剛兩番救友	一九
第八回	玉面虎三氣沈廷芳	賽玄壇拜別英雄友	二二
第九回	胡奎送友轉淮安	沈謙問病來書院	二五
第十回	沈謙改本害忠良	章宏送信救恩主	二七
第十一回	水雲菴夫人避禍	金鸞殿奸相受驚	三一
第十二回	義僕親身替主	忠臣捨命投親	三四
第十三回	露真情險遭毒手	託假意仍舊長安	三七
第十四回	祁子富帶女過活	賽玄壇探母聞兒	四〇
第十五回	侯公子聞凶起意	柏小姐發誓盟心	四三
第十六回	古松林佳人盡節	粉粧樓美女避災	四六

第十七回	眞活命龍府棲身	假死人柏家開弔	五〇
第十八回	柏公長安面聖	侯登林下見鬼	五三
第十九回	秋紅婢義尋女主	柏小姐巧扮男裝	五六
第二十回	賽玄壇奔雞瓜山	玉面虎宿鵝頭鎮	五九
第二十一回	遇奸豪趙勝逢凶	施猛勇羅焜仗義	六二
第二十二回	寫玉版趙勝傳音	贈黃金羅焜寄信	六五
第二十三回	羅焜夜奔淮安府	侯登曉入錦亭衙	六八
第二十四回	玉面虎公堂遭刑	祁子富門前送信	七二
第二十五回	染瘟疫羅焜得病	賣人頭胡奎探監	七五
第二十六回	過天星夜請名醫	穿山甲計移藥鋪	七八
第二十七回	淮安府認假爲眞	賽玄壇將無作有	八二
第二十八回	刦法場大鬧淮安	追官兵同歸山寨	八五
第二十九回	雞爪山招軍買馬	淮安府告急申文	八八
第三十回	祁子富怒罵媒婆	侯公子扳賊買盜	九一
第三十一回	祁子富問罪充軍	過天星扮商買馬	九四
第三十二回	過天星暗保含冤客	柏文連義釋負辜人	九八
第三十三回	祁巧雲父女安身	柏玉霜主僕受苦	一〇一
第三十四回	迷路途誤走江北	施恩德險喪城西	一〇四

第三十五回	鎮江龍夜鬧長安
第三十六回	指路強徒知報恩
第三十七回	粉金剛雲南上路
第三十八回	貴州府羅燦投親
第三十九回	聖天子二信奸臣
第四十回	長安城夜走秦環
第四十一回	魯國公拿解來京
第四十二回	定國公平空削職
第四十三回	米中粒見報操兵
第四十四回	米中粒二入鎮江府
第四十五回	孫翠娥紅樓代嫁
第四十六回	柏玉霜主僕逃災
第四十七回	小溫侯京部朝審
第四十八回	玉面虎盼望長安
第四十九回	米中砂折毀望英樓
第五十回	雞爪山胡奎起義
第五十一回	粉金剛千里送娥眉
第五十二回	衆英雄結義訂交

巡山虎星追野港	一〇七
投親美女且安身	一一一
瘟元帥塞北傳書	一一四
定海關馬瑤寄信	一一七
衆公爺一齊問罪	一二〇
登州府激反程珮	一二三
米吏部參謀相府	一二六
粉金剛晨夜逃災	一二九
柏玉霜紅樓露面	一三二
柏玉霜大鬧望英樓	一三六
米中粒錦帳遭凶	一三九
瘟元帥夫妻施勇	一四三
賽諸葛山寨觀星	一四六
小溫侯欣逢妹丈	一四九
小溫侯回轉興平寨	一五二
鳳凰嶺羅燦施威	一五六
小章琪一身投柏府	一五九
一豪傑開懷暢飲	一六二

第五十三回	打五虎羅燦招災	走三關盧宣定計	一六四
第五十四回	盜令箭巧賣陰陽法	救英雄暗贈雌雄劍	一六八
第五十五回	行假令調出羅公子	說真情救轉粉金剛	一七一
第五十六回	老巡按中途遲令箭	小孟嘗半路贈行裝	一七四
第五十七回	雞爪山羅燦投營	長安城龍標探信	一七七
第五十八回	謀篡逆沈謙行文	下江南廷華點兵	一八〇
第五十九回	柏玉霜誤入奸雄計	錦上天暗識女扮男	一八四
第六十回	龍標巧遇柏佳人	烈女猛打沈公子	一八七
第六十一回	御書樓廷芳橫屍	都堂府小姐遭刑	一九〇
第六十二回	穿山甲遇過天星	祁巧雲替柏小姐	一九三
第六十三回	刼法場龍標被捉	走黑路秦環歸山	一九八
第六十四回	柏公削職轉淮安	侯登環金投米賊	二〇一
第六十五回	柏文連欣逢衆爵主	李逢春暗救各公爺	二〇四
第六十六回	邊頭關番兵入寇	望海樓唐將遭擒	二〇七
第六十七回	衆奸臣棄亂圖君	各英雄與兵伐怨	二〇九
第六十八回	謝映登高山顯聖	祁巧雲平地成仙	二一二
第六十九回	粉金剛槍挑王虎	金頭太歲鋼打康龍	二一五
第七十回	沈謙義挑衆公爺	米順計窮郡爵主	二一八

第七十一回	祁巧雲駕雲入相府
第七十二回	破長安裏應外合
第七十三回	衆爵主遇赦征番
第七十四回	玉面虎日搶三關
第七十五回	小英雄八路進兵
第七十六回	獻地圖英雄奏凱
第七十七回	明忠奸朝廷執法
第七十八回	滿春園英雄歇馬
第七十九回	結絲蘿共成花燭
第八十回	凌烟閣上千秋標義

穿山甲帶月出天牢	一一一
入皇宮訴屈伸冤	一二四
各英雄提兵平寇	一二七
火眼虎夜平八寨	一三一
老公爺一身歸國	一三四
順天心豪傑收兵	一三七
報恩仇衆士娛懷	一四二
飛雲殿天子封官	一四五
乘鸞鳳各送姻緣	一四九
粉粧樓前百世留芳	一五二

對
班
樓
目
錄

宋版原本
新式標點
粉粧樓演義

第一回 繫紅繩月下聯姻 折黃旗風前別友

詩曰：光陰遞嬗似輕雲，不朽還須建大勛；壯略欲扶天日墜，雄心豈入鶯鶯羣。

却緣否運姑理迹，會遇昌期早致君；爲是史書收不盡，故將彩筆譜奇文。

從來國君治亂，有忠佞兩途。盡忠的爲公忘私，爲國忘家，常存個報君的念頭，那富貴功名，總置之度外。及至勢阻時艱，仍能守經行權，把別人弄壞的局面，從新整頓一番，依舊是喜起明良，家齊國治，這才是報國的良臣。克家的令子，惟有那奸險的人，他祇圖權振，一時不顧罵名千載，卒之天人交怒，身敗名裂。回首繁華，已如春夢，此時即天良發現，已悔不可追，從古到今，不知凡幾。

如今且說大唐一段故事，出在乾德年間，其時國君有道，四海昇平。那班興唐的世襲公侯，有在朝爲官的，有退歸林下的，這都不必細表。單言長安有位公爺，乃是越國公羅成之後。這公爺名喚羅增，字世瑞，夫人秦氏，所生二位公子，長名喚羅燦，年一十八歲，生得身長九尺，臂闊三停，眉清目秀，齒白唇紅，有萬夫不當之勇。那長安百姓見他生得一表非凡，替他取個綽號，叫做粉面金剛羅燦。次名喚羅焜，生得虎臂熊腰，龍眉鳳目，面如傅粉，唇若塗硃，文武雙全，英雄蓋世。這些人也替他起個綽號，叫爲玉面虎羅焜。他二人每日裏操演弓馬，熟讀兵書，時刻不離羅爺左右，正是：

一雙玉樹塔前秀，兩顆驪珠領下添。

話說羅爺見兩位公子，生得人才出衆，心中也自歡喜，不在話下。只因羅爺在朝爲官清正，不徇私情，却同一個奸相不和。這人姓沈名謙，官拜文華殿大學士左丞相之職。他平日在朝，專一賣官鬻爵，好利貪財，把柄專

權無惡不作，滿朝文武多是他的門生，故此無一個不怕他的威勢。祇有羅爺秉性耿直，就是太師有什麼事，犯在羅爺手中，却也絲毫不得過門，因此二人結下怨仇。這沈謙思想要害羅爺性命，怎奈羅爺爲官清正，無法可施，祇得姑且忍耐，也是合當有事。那一日沈太師正朝罷歸來，忽見衆軍官傳上邊報，太師展開一看，原來邊關譙造反，興兵入寇，十出緊急，守邊將士申文求救。太師看完邊報，心中暗喜道：「有了！要害羅增就在此事。」次日早朝，會同六部上了一本，就保舉羅增去鎮守邊關，征勦譙。聖上准本，即刻降旨，封羅增爲鎮邊元帥，限十日內起行。羅爺領旨回家，與秦氏夫人說道：「可恨奸相沈謙，保舉我去征守邊關，征勦譙，但是盡忠報國，也是爲臣分內之事。只是我萬里孤征，未知何日得歸，丟你們在京，我有兩件大事，放心不下。」太太道：「是那兩件事？這般憂慮。」羅爺道：「頭一件事，奸臣當道，是是非非，我去之後，怕的是兩個孩兒，出去生事鬧禍；第二件事，祇爲小孩兒已定下了雲南貴州府，定國公馬成龍之女，尙未完姻；二孩兒尙且未曾定親，我此去不知何時可回，因此放心不下。」夫人道：「老爺之言差矣！如古道：兒孫自有兒孫福，莫替兒孫作牛馬；但願老爺此去，旗開得勝，馬到成功，早早歸來，那時再替他完姻，也未爲晚。若論他二人在家，怕他出去招災惹禍，自有妾身拘管，何必過慮。」當時夫妻二人說說談談，一宿夜景已過。

次日清晨早有合朝文武，並衆位公爺，都來送行。一連忙了三日，到第四日上，羅爺想着家眷在京，必須托幾位相好同僚的好友，照應照應，想了一會，忙叫家將去請三位到來。第一位乃是與唐護國公秦瓊之後，名喚秦雙。同羅增是一嫡親姊舅，第二位乃是與唐衛國公李靖之後，名喚李逢春。現任禮部大堂之職，第三位乃是陝西西安府都指揮使，姓柏名文連，這位乃是淮安府人氏，與李逢春同鄉，與羅增四人最是相好。當下三位爺們，聞羅增相請，不到一時，都來越國公府前，一同下馬。早有家將進內稟報，羅爺慌忙開正門出來迎接，接進廳上行禮已完，分賓主坐下。茶罷，衛國公李爺道：「前日多多相擾，今日又蒙見招，不知有何吩咐？」羅爺道：「豈

敢！前日多多待慢，今日請三位仁兄到此，別無他事，只因小弟奉旨征討，爲國忘家，理所當然。只是小弟去後，舍下無人，二個小兒年輕，且住這長安城中，怕他們招災惹禍，因此辦盃水酒，拜托三位仁兄照應照應。」三人齊聲道：「這個自然，何勞吩咐。」當下四位老爺談了些國家大事，早已夕陽西下，月上東山。羅爺吩咐家將，就在後園擺酒，不一時酒席擺完，敘坐入席。酒過三巡，食供二套，忽見安童稟道：「二位公子射獵回來，特來稟見。」羅爺道：「快叫他們前來見三位老爺。」只見二人進來，一一拜見，垂手侍立。李爺與柏爺贊道：「公郎器宇不凡，日後必成大器，老夫輩與有榮施焉。」羅爺稱謝，秦爺命童兒另安盃箸，請二位少爺入席。羅爺道：「尊長在此，小子理應侍立，豈可混坐。」李爺與柏爺道：「正要請教公郎胸中韜略，何妨入坐快談。」羅爺許之，命二人告罪入席，在橫頭坐下。那柏文連見二位公子，生得品貌堂堂，十分愛惜。原來柏爺無子，只有原配張氏夫人所生一女，名喚玉霜小姐，愛惜如掌上珍珠。張氏夫人早已去世，後取繼配侯氏夫人，也未生子，故此柏爺見了別人家的兒女，最是愛惜的。當下見了二位公子，便問羅爺道：「不知二位賢郎青春多少，可曾恭喜。」羅爺道：「正爲此焦心，大孩兒已定了雲南馬親家之女，尙未完姻；二孩兒未曾匹配，我此去不知何日得回，代他完姻。」柏文連道：「小弟所生一女，意欲結姻，只恐高攀不起。」羅爺大喜道：「既蒙不嫌小兒，如此甚妙。」向李逢春道：「拜托老兄執柯，自當後謝。」正是：

一雙跨鳳乘鸞客，

却是牽牛織女星。

李逢春道：「柏兄既是同鄉，羅兄又是交好，理當作伐，只是羅兄主旨在身，後日就要起馬，柏兄不久也要往陝西赴任。此會之後，不知何時再會，自古道：揀日不如撞日，就是今日，求柏兄一紙庚帖更妙。」羅爺不覺大喜，忙向身上解下一付玉環，雙手奉上道：「權爲聘禮，伏乞笑留。」柏爺收了玉環，便取三尺紅綾，寫了玉霜小姐的年庚與李爺，李爺轉送羅爺道：「一百年好合，千載團圓，恭喜！」羅爺謝之不盡，收了庚帖，連秦爺也自歡喜。

一面命公子拜謝，一面重斟金罍再展金，四位老爺只飲得兔魄西沉，方才各自回府。羅爺自從同柏爺結親之後，收拾家務，過了二天，那日奉旨動身。五更起馬，頂盔貫甲，裝束齊整，入朝辭了聖上。然後回府，拜別家堂祖宗，別了秦氏夫人，有二位公子跟隨，出了越國公府門，放炮動身，來到教場，點起三萬人馬，大小排列隊伍，三軍祭了帥旗，調開大隊，出了長安，吶喊搖旗，一個個盔明甲亮，一對對人高馬強，正是號令嚴明，鬼神驚怕，怎見得他十分威武，有詩爲證：

大將承恩破虜臣，貔貅十萬出都城；捷音奏罷還朝日，麟閣應標第一人。

話說羅爺齊整隊伍，調開大兵，出了長安前行。有藍旗小校報道：「啓元帥，今有文武各位老爺奉旨，在十里長亭餞別，請令施行。」羅爺聞言，傳令大小三軍扎下行營，謝過聖恩，只聽得三炮一響，安下行營。羅爺同二位公子勒馬出營，只見文武兩班一齊迎接道：「下官等奉旨在此餞行，未得遠接，望元帥恕罪。」羅爺慌忙下馬，步上長亭，與官員見禮，慰勞一番，分賓主坐下。早有當職的官員列下了皇封御酒，美味珍饈。羅爺起身向北謝恩，然後與衆官員次序酒過三巡，食供九獻。羅爺向柏爺道：「弟去之後，姻兄幾時榮行？」柏爺道：「多則十日總要去了。」羅爺道：「此別不知何時才會。」柏爺道：「吉人天相，自有會期。」羅爺又向秦爺指着二位公子道：「弟去之後，兩個孩兒，全仗舅兄教訓。」秦爺道：「這個自然，何勞吩咐？但是妹丈此去，旋開心事，莫要煩愁要緊。」羅爺又向衆人道：「老夫去後，國家大事，全望諸位維持。」衆人領命。羅爺方才起身向衆人道：「王命在身，不能久陪了。」隨卽上馬。衆人送出亭來，一聲炮響，正要動身，只見西南異地上刮起一陣狂風，飛沙走石，忽聽得一聲響亮，將中軍帥旗折爲二段。羅爺不悅，衆人一齊大驚失色，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柏文連兩路爲官 羅公子北上射虎

說話羅爺見一陣怪風，將旗吹折，未免心中不悅。向衆人道：「老夫此去，吉少凶多，但大丈夫得死沙場，以馬革裹尸還足矣！只是朝廷諸事，老夫放心不下，望諸公好爲之。」衆人道：「下官等無不遵命，但願公爺此去旗開得勝，馬到成功，早早得勝還朝，我等還在此迎接。」大家安慰一番，各各回朝覆旨。只有二位公子同秦雙柏文連李逢春三位公爺不舍，又送了一程。看看夕陽西下，羅爺道：「三位仁兄請回府罷。」又向公子道：「你二人也回去罷，早晚侍奉母親，不可在外遊蕩。」二位公子只得同三位老爺，洒淚牽衣而別。羅爺從此去後，只等二位公子聚義兵，征平韃靼，才得回朝，此是後話不表。

單言二位公子回家，將風折帥旗之事，告訴了母親一遍，夫人也是悶悶不樂。過了幾日，柏文連也往陝西西安府赴都指揮任去了。羅府內只有秦李二位公爺長來走走，二位公子是太太吩咐，不許出門，每日只在家中悶坐，不覺光陰迅速，秋去冬來，二位公子在家悶坐二個多月，好坐得不耐煩。那一日清晨起來，只是朔風陣陣，瑞雪飄飄，怎見得好雪。有詩爲證：

滿地飛花不是春，滿天零落玉精神；紅樓畫棟皆成粉，遠水遙岑盡化銀。

話說那雪下了一晝夜，足有三尺多深，須臾天霽，二公子紅爐暖酒，在後園賞雪。只見綠竹垂梢，紅梅放萼。大公子道：「好一派雪景也！」二公子道：「我們一個小小花園，尚且如此可觀，我想那長安城外，山水勝景，再添過一派雪景，還不知怎樣可愛呢？」二人說到好時，旁邊有個安童插嘴道：「小的適在城外北平山梅花嶺上經過，真是可愛，我們長安這些王孫公子，都有去遊玩。有的挑酒肉前去賞雪觀梅的，有牽犬駕鷹前去興圍打獵的，一路車馬紛紛，遊人甚多。」二位公子被安童這一些說話動了心，商議商議，到後堂稟一聲。太太道：「前去遊玩何況，只是不要闖禍，早去早回。」公子見太太許了，出去賞雪。心中大喜，忙忙應道：「曉得。」遂着家人備了果盒，挑了酒肉，換了衣裳，牽了馬匹，配了弓箭，辭了太太，出了帥府，轉灣抹角，不一時出了城門，到了北平山。

下看，青山綠水，如銀遠浦，遙樹是玉。那梅花嶺下，原有老梅樹，大雪冠蓋，正在含香半吐，果然秀色可觀。當下二位公子，四下裏看看梅花，玩玩雪景，只見香車寶馬，遊人甚多。公子揀了一株梅花樹下，叫家人放下果盒，列了酒肉，二人對飲賞雪，飲了一會，悶酒無趣。他是在家悶久了的，如今出來玩耍個快活。當下二公子羅焜放下盃來，叫道：「哥哥我想這一場大雪，下得山中那些麋狼虎兔，無處藏身，我們正好前去射獵一回，帶些野味回家，不枉這一番遊玩。」大公子聽了，喜道：「兄弟之言有理。」遂叫家人在這裏伺候，便道：「我們射獵便來。」家人領命。二位公子一齊跳起身來，上馬加鞭，往山林之中就跑。跑了一會，四下裏一望，只見四面都是高山。二位公子勒了馬道：「好一派雪景，這荒山中倒有些凶惡。」觀望良久，猛的一陣怪風，震搖山岳，風吹過處，山凹之中跳出一只黑虎，舞爪張牙，好生利害。二位公子大喜，大公子遂向飛魚袋內取弓，走獸壺中拔箭，滿拉弓，搭上箭，喝一聲中，搜的一箭，往那黑虎頂上飛來，那虎吼一聲，帶箭就跑。二公子道：「那裏走了。」一齊拍馬追來，只見那黑虎，走如飛，一氣趕了二里多路，追到山中，忽見一道金光，那虎就不見了。二人大驚道：「分明看見虎在前面，爲何一道金光，就不見了，難道是妖怪不成。」二人再四觀看，都是些曲曲灣灣的小路，不能騎馬。大公子道：「莫管他，下了馬，偏要找尋這虎，除非他飛上天去了。」二公子道：「有理。」遂一齊跳下馬來，踏雪尋踪，步上山來。只見枯樹中，小小的一座古廟，二人近前一看，只見門上有一道匾，元壇古廟。二人道：「我們跑了半日到這個廟，何不進廟中去歇歇。」遂牽馬步進廟門一看，只見兩廊破壁，滿地塵灰。原來是一座無人古廟，又無僧道香火。年深日久，十分圯敗。後人有詩證曰：

古廟空山裏，

秋風動客哀，

絕無人跡住，

斷石橫蒼苔。

二人在內玩了一回，步上殿來，只見香火沒有一鼓全無，中間供了一尊元壇神像，連袍也沒有。二人道：「如此光景，令人可嘆。」正在觀玩之時，猛然響了一聲，落下一枝箭來。二人忙上前拾起來看，正是我們射虎的。

那枝箭。二人大驚道：「難道這老虎躲在這廟裏不成？」二人慌忙插起雕翎，在四下看時，原來元壇神聖旁邊，泥塑的一只黑虎，正是方才射的那虎，腦前尚有一塊射的形跡。二人大驚道：「我們方才射的是元壇的神虎，真是有罪了！」慌忙一齊跑下來，祝告道：「方才實是弟子二人之罪，神聖保佑弟子之父羅增，征討韃靼，早早得勝回朝，那時重修廟宇，再塑金身，前來完願。」祝告已畢，拜將下去。拜猶未了，忽聽得咯喳一聲響，神櫃橫前跳出一條大漢，面如鍋底，臂闊三停，身長九尺，頭帶一頂元色將巾，灰塵多厚，身穿一件皂羅戰袍，少袖無衿，大喝道：「你等是誰，在俺這裏胡鬧？」二位公子抬頭一看，喫了一驚道：「莫非是元壇顯聖麼？」那黑漢道：「不是元壇顯聖，却是霸王成神，你等在此打醒了我的瞌睡，敢是送路費來與我老爺的麼？不要走，吃我一拳。」掄拳就打，羅焜大怒，舉手來迎，打在一處，正是：

二隻猛虎相爭，一對蛟龍相鬪。

只一回叫做英雄隊裏，來了輕生替死的良朋，豪傑叢中，做出攪海翻江的事業。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粉金剛義識賽元壇

錦上天巧遇祁子富

話說公子羅焜，與那黑漢交手，一來一往，一上一下，開了八九個解數。羅焜在旁看那人拳法，不在兄弟之下的。贊道：「到是一位好漢。」忙向前一手格住羅焜，一手格住那黑漢道：「我且問你，你是何人，爲甚麼單身獨自躲在這古廟之中，作何勾當？」那人道：「俺姓胡名奎，淮安人氏，只因俺生得面黑身長，因此江湖上，替俺起個名號，叫做賽元壇。先父在京曾做過九門提督，不幸早亡了，俺特來謀取功名，不想投親不遇，路費用盡，只得在此廟中，姑且躲風雪。正在瞌睡，不想你二人進來，吵醒了俺的瞌睡，因此一時動怒，相打起來，敢問二公却

是何人來此何幹？」公子道：「在下乃世襲興唐越國公羅門之後，家父現在做的是邊關元帥，在下名叫羅燦，這是舍弟羅焜，因射虎到此。」胡奎道：「莫不是粉面金剛羅燦，玉面虎羅焜麼？」羅燦道：「正是！」那胡奎聽得此言道：「原來是二位英雄，我胡奎有眼不識，乞望恕罪！」說完翻身就拜。正是：

俊傑傾心因俊傑，英雄俯首爲英雄。

二位公子見他下拜，就忙忙回禮。三個人席地坐下，細問鄉貫，皆是相好，再談些兵法武藝，盡皆知曉。三人談到情密之處，不忍分離。羅焜道：「想我三人今日神虎引道，邂逅相逢，定非偶然，意欲結爲異姓兄弟，不知胡兄意下如何？」胡奎大喜道：「既承二位公子提拔，乃是萬幸，有何不可！」公子大悅，當時序了年紀。胡奎居長，就在元壇神前之下，撮土爲香，結爲兄弟。正是：

桃園義重三分鼎，梅嶺情深百歲交。

當下三人拜畢，羅燦道：「請問大哥可有什麼行李，就搬在小弟家中去住？」胡奎道：「愚兄進京以來，投親不遇，欲要求取功名，怎奈沈謙當道，非錢不行，住在長安，路費用完，行李衣服都賣盡了。日間在街中賣些槍棍，夜來在此地安身，一無所有，祇有隨身一條水磨鋼鞭，是愚兄的行李。」羅燦道：「既然如此，請大哥就帶了鋼鞭，拜了聖神。」三位英雄出了廟門，一步步走下山來，沒有半箭之路，只見羅府跟來的幾個安童，尋着雪迹，找上山來了。原來安童們見二位相公許久不回來，恐怕闖了禍，因此收拾果盒，尋上山來，恰好兩下相遇。公子令家下人拉了馬，代胡奎抬了鋼鞭，三人步行下山，仍在梅花嶺下賞雪飲酒。看看日暮，方才回府，令家人先走，三人一路談談說說，不一時進得城來，到了羅府，重新施禮，分賓主坐下。公子忙取一套新衣服來，與胡奎換了，引到後堂。先是公子權知太太，說明了胡奎的來歷鄉貫，才引了胡奎入內，見了太太，拜了四雙八拜，認了伯母。夫人看胡奎相貌堂堂，是個英雄模樣，也自歡欣，安慰了一番，忙令排酒。胡奎在外書房歇住，了幾日，胡奎思想

老母在家，無人照應，而且家用將完，難以度日。想到其間，面有愁容，虎目稍視，流下幾點淚來，不好開口。正是：

雖安遊子意，難忘慈母恩。

那胡奎雖然不說，被羅焜看破，問道：「大哥爲何滿面愁容，莫非有甚心事麼？」胡奎歎道：「賢弟有所不知，因俺在外日久，老母在家無人照應，值此隆冬大雪，不知家下如何？因此憂心。」羅焜道：「些須小事，何必憂心。」遂封了五十兩銀子，叫胡奎寫了家書，打發家人連夜送上淮安去了。胡奎十分感激，從此安心住在羅府，早有二月光景，這也不必細說。

且說長安城北門外有個飯店，是個寡婦開的，叫做張二娘。店中住了一個客人，姓祁，名喚子富。平日卻不相識，只因他父親祁鳳山做廣東知府，虧空了三千兩庫銀，不會謀幹，被奸相沈謙上了一本，拿在刑部監中受罪。這祁子富無奈，祇得家產田地賣了三千多金，進京來代父親贖罪，帶了家眷，到了長安，就住在張二娘店內。正欲往刑部衙門來尋父親，不想祁子富才到長安，可憐他父親受不過沈謙的刑法，第一天就死在刑部牢裏了。這祁子富聞父親已死，痛哭一場，那還肯把銀子入官，只得就領屍埋葬。就在張二娘店中過了一年，其妻又死了，只得也在長安埋了，並無子媳，只有一女，名喚巧雲，年方二八，生得十分美貌，終日在家幫張二娘做些針指。這祁子富也幫張二娘照應店內賬目的。張二娘也無兒女，把祁巧雲認爲乾女兒，一家三口兒，到也十分相得。只因祁子富爲人古執，不容易與人結親，因此祁巧雲年已長成，尙未聯姻，連張二娘不敢多言。

一日祁子富偶得風寒，抱病在床，巧雲望空許願，說道：「若得爹爹病好，情願各廟燒香完願。」過了幾日，病已好了，却是清明時節，柳綠桃紅，家家拜掃。巧雲要想代父親各廟燒香完願，在母親墳上走走，遂同張二娘商議，備了些香獨紙馬，到各廟完願上墳。祁子富從不准女兒出門，無奈一來爲自己病好，二來又卻不過張二娘的情面，只得備了東西，叫了一隻小船，扶了張二娘同女兒出了北門去了。按下祁子富父女燒香不表。